

甲 緣起

自從唐文標前年八月分別在「中外文學」和「文季」上發表「僵斃的現代詩」和「詩的沒落」二文後，彷彿一股暴風，所至之處摧鋼折鐵，幾乎凡寫現代詩的都給捲進去。唐文標喜歡拿詩經和數學式的統計爲自己辯護，結果是自己踩自己的腳，不僅在理論上頗有許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連在唐文標一口喊出的「現實」上，也往往能印證其理論的不合實際。

實際上，無需顏元叔、余光中、陳芳明等諸位先

銀正雄

評唐文標的論張愛玲早期小說

——兼談其「實事求是，不作調人」

生爲文辯護或者討論，儘管唐文標「霸氣」的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念枷鎖在別人身上。筆者以爲，凡關心現代詩的讀者眼睛都是雪亮的。唐文標在最近一期的「文季」上（註①）曾說要『以史證文』，我們大可也以類似的史實觀點來批判唐文之誤。淺顯的說，早在唐文寫成及發表之前（註②），現代詩之發展已經是蓬蓬勃勃了；同時現代詩亦頗能自覺自醒，逐漸鼓吹「口語化」和「明朗化」的詩風，唐文裏論現代詩的缺點早已爲各詩人所討論過，只是沒有唐文標所謂「誠懇的」「懇摯的」破壞性罷了。而在唐文發表後這些日子來，我們不但未見現代詩「沒落」「僵斃」，反見各詩人都能以行動來答覆，如「中外文學現代詩

專號」的如期出版，「龍族」「大地」「笠」詩刊和「創世紀」詩論專號的發行，這是很可喜的現象，唐文標關於現代詩論的「偏激」「霸道」，亦自此而昭明矣。

然而唐文標的野心並不以破壞現代詩為滿足，更進一步的轉而插足臺灣文壇的另一支中堅力量——小說界。

很不幸，首遭其衝的是歐陽子，因為歐陽子的小說集『秋葉』在以唐文標為首的所謂「當代中國作家的考察」之下慘遭查禁。難道歐陽子的小說果真罪無可道到查禁的地步嗎？筆者認為不然，不過，歐陽子小說暫時非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筆者要說的是，唐文標早在該期文季（註③）就已投出了他對小說界的第一個快速下墜曲球——「歐陽子的創作背景」，可惜當時沒人注意，一直到唐文標對張愛玲的小說大肆撻伐，才恍然而悟，我們且看看唐文標這個快速下墜曲球說些什麼話吧：

「不管現代小說的功罪如何，它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了。差不多一代了。我個人以為討論現代小說的時/間到了。討論歐陽子的小說只是一個開始，我們也應

進一步討論其他作家，例如白先勇、王文興，一個一個的談，仔細地建設性地談，我相信是可以藉此瞭解這十多年來臺灣現代小說的混沌大勢的。」（註④）

平心而論，如果沒有讀到唐文標後來關於張愛玲的早期小說論文，或者僅看到類似「歐陽子的創作背景」（註⑤）文中的這段話，唐文標的關心確實能叫人感動。不幸的是，唐文標讓我們見到的僅只一、兩段的關心，並不足以遮護其全文的破壞性來，「歐陽子的創作背景」如此，「現代詩的沒落」「僵硬的現代詩」如此，關於張愛玲的小說論文也是如此，因此筆者以為我們有權利懷疑唐文標自我辯護的「善意的、有建設性的、對事不對人的」批評態度（註⑥）。

因為一種真誠的、懇摯的、公正的批評絕不是一味的否定被批評作品的價值，而是要對該作品本身的優點讚美、闡揚，並肯定其價值，對於缺點則加以譴責，並提請原作者注意，這種有褒有貶的批評才是健全的批評。然而，我們讀到的唐文標的批評却非如此，唐文標還辯稱這種態度是關心，是「反語」，是「要肯定文學的『正作用』的工作」（註⑦），詭辯若此，夫復何言！

唐文標既在「歐陽子的創作背景」一文中聲稱要「討論現代小說」，這話說完，果真就「討論」起來，遺憾的是唐文標並非像他在「歐」文所說的「進一步討論其他作家，例如白先勇、王文興」，也並不「藉此了解臺灣現代小說的混沌大勢」，却調轉頭來對並非屬「臺灣現代小說」的張愛玲作品加以攻伐，實在出人意外。本來，選擇什麼樣的作品作為研究討論的對象是批評家與生俱來的權利，不能也無權干涉。然而令筆者懷疑的是，唐文標既從始而終主張「為社會而文學」，甚至認為「沒有象徵、意象、超現實，沒有詩意、境界，甚至沒有許多公認是作為文學的東西」不打擊，只要能「踏腳在這個有泥土的地面的，是由這個社會產生的」（註⑧），就算是好的文學，「我們喜歡的文學」。為什麼他不像用史君美的化名討論鍾理和一樣的討論臺灣其他現代小說家如黃春明如王禎和的作品，因為這樣做更能「肯定文學的正作用的」，而要費一番力氣來討論，來否定正逐漸受到臺灣讀者重視的張愛玲小說呢？筆者懷疑的是這個。

事實上，與筆者同感的不只一個，如八月號幼獅

文藝中有一篇傳禹的「我看『連環套』」即提出疑問：「當然這篇連環套決代表不了張愛玲。怪的是在這個時候、這塊地方，又搬出它來開哄個什麼勁兒？」傳禹懷疑，筆者也懷疑，唐文標為什麼要挖出連張愛玲都「自己感到不滿，沒寫下去」的「連環套」和「創世紀」呢？為什麼光只批評張愛玲的早期小說，而對後來的「半生緣」「秧歌」「赤地之戀」避開不提呢？為什麼唐文標不對張愛玲的全部作品做個全面探討，而只斷代的、以偏概全的否定張愛玲的小說成就，認為張愛玲的小說是「罌粟花」，是「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是「這種文學就是這樣，裏面什麼東西都沒有的」呢？

筆者不才且不敏，希望唐文標能有以教我。

本文便是基於此動機寫成，因此討論的內容僅限於唐文標論張愛玲早期小說的兩篇論文：「又熱又熟又清又濕——張愛玲的長篇：『連環套』」和「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張愛玲早期小說長論」，但同時為了避免唐文標辯稱筆者「不瞭解」或者「誤會」他的批評態度，因此連他最近發表的自我辯護的「實事求是，不作調人」一文也一併討論。

對於唐文標論文的討論，筆者希望能盡可能做到他所要求的「要辯駁我的文章論點的時候，就依我的文章內文和論據來談」（註⑨）的態度，以免不接近唐文標所謂的「真理」，「和使閱讀者對文學的目的和功用有較進一步的了解的」。（註⑩）

現在，且讓筆者「一個一個的、仔細地建設性地」談吧。

乙 又熱又熟又清又濕

這是唐文標討論張愛玲小說的第一篇論文，發表於「中外文學」二卷十二期，討論的是張愛玲的第一個長篇，也是張愛玲「自己感到不滿，沒寫下去」，也一直沒收到小說集裏」的「連環套」。

唐文標有鑑於此，知道挖出人家不要的東西是不道德的行為，因此一開始便在楔子裏給自己做辯護留後步，讓自己有退身之計，他說：

「所以，想懂得一個作家多一點點，最好研究他所有發表的作品，（西方人更出全集，特別喜歡刊登未發表的棄詩和手稿，乃至於札記、塗牆等等，如近

年出版了不少的手札，及書信。）希望看完後能鳥瞰他的全貌，可以進一步探討他的世界觀。」

誠然，要瞭解作家確乎要熟悉並探討「他所有發表的作品」，但這裏面是有斟酌之處的，如果說一個作家發表了一篇作品，認為並不滿意而予以廢棄，沒有再繼續完成，甚且沒收入自己的小說集裏面，那是因為被廢棄的作品本身沒有達到或完成作家對其世界滿足自己心態的看法，既然作家認為如此，而好事者却妄想從廢棄的作品來看作家的世界豈不捨近求遠，而且與作家的心態南轅北轍麼？

撇開這個來說，西方人的道德觀與中國人不同；「西方人特別喜歡刊登未發表的棄詩」，中國人未必同意。而且可笑的是唐文標口口聲聲「為社會而文學」，口口聲聲「文以載道」，想必不同意西方人對於文學的觀念。因為西方人是不講究這個的；西方人講究把文學當做藝術，講究象徵、意象、超現實等等技巧上的處理，跟唐文標的宣傳文學根本就是風馬牛。而唐文標竟然引用西方人只顧藝術，不顧社會道德的看法來給自己挖出「連環套」的行為做後援，豈不矛盾到家可笑到家嗎？

此外，唐文標提到「連」文內容，說「更重要的，我以為這『故事』完成了。」唐文標的理由是「因為故事收場時，寬喜已到了晚年，人家來求婚的，竟是她的女兒——不是她，使她大吃一驚，嫁無可嫁，不能再嫁，以色事人者，大概無甚故事可說了。」這是多麼大的誤解！筆者希望唐先生有空不妨再把「連」文讀一次，就會發覺小說本身並未結束，小說開始時，作者提到了送給賽姆生太太（寬喜）兩張票的陸醫生，也提到了書中的「我」曾到賽姆生太太家裏一趟，看到了「裸體的胖孩子的照片到處都是——她的兒女、她的孫子與外孫」，也「看見她的大女兒的結婚照，小女兒的結婚照，大女兒離婚之後再度結婚的照片」。故事的最後，寬喜的大女兒瑟梨塔不過十三歲，陸醫生也尚未出場，可見小說並沒結束，何況張愛玲也說過「小說『連環套』……未完，是自己感到不滿，沒寫下去」的話（註⑩）。那麼何以唐文標硬說「連環套」已經結束了呢？筆者以為聰明如唐文標者不是不明白這故事未結束，而是在玩「遮眼法」。因為唐文標如果說「連環套」尚未結束，那他的批評就白做了。

甚至，唐文標爲了證實「連環套」已結束，硬把文中最後一段扯成是故事的結尾，還說「張愛玲的小說尾巴誰也抓不住，滑得很」，「恍惚是她的單門獨傳，她的結尾本應如此」，「都和『連環套』相通——大概去死不遠矣，沒完也得完。」這種指責，不客氣的說是荒謬到近乎令人捧腹的地步。一個作品結尾的處理，作者自有他的道理存在，唐文標不分析這道理爲何，却要高空的賣弄一大堆文字，實教讀者心口難服。

「又」文第二節的標題是「『連環套』在寫些什麼？」，唐文標在這裏分別引了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和「連環套」裏的一些話來作爲他批評的資料，然而我們若仔細讀之，就會發覺唐文標不知是有意抑無意的誤解這些話這些資料，我們且引張愛玲的一段話，也是唐文標引用過的來看看：

現代人多是疲倦的，現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關係，有怕致負責，但求輕鬆一下的高等調情，有回復到動物的性慾的嫖妓，——但仍然是動物式的人，不是動物，所以比動物更為可怖。還有便

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關係的鄭重，但比高等調情更富責任，比姘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極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現象。

——自己的文章

筆者先聲明一下，這段「自己的文章」乃是當年張愛玲答覆迅雨先生的一篇評論而寫的（註①），我們可由張愛玲的這段答覆看出張本人對現代人、現代婚姻制度的觀察多麼入微多麼客觀。實際上，凡讀過於梨華成名作「夢回青河」或者近作「考驗」，以及李藍的長篇小說「凌晨兩點鐘」的人想必都能同意張愛玲這段話。即使在六、七十年代的今天，「現代人多是疲倦的，現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這句話仍未失真實性，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子子的「艷陽」「鬼影子」都是很好的說明。然而唐文標却硬把它解釋成「世紀末大都市市民的頹廢作風的宣言」，硬把「連環套」的男女關係扯到「上海灘」去，說什麼「亂世中沒有責任感，對國家、對人類沒有信心，對前途、對家庭沒有希望，享樂地活着，絕望地死着」，真是叫人噁心！一篇小說如果要照唐文標犬儒式的

宣傳模子來批評，我看小說作者大可封筆不寫了。因為一個小說作者在取材時很難（根本就不可能）面面俱到於唐文標霸道的要求，而文學的多采多姿也勢必要在唐文標這種批評之下枯萎而死。

唐文標的理論令人不敢恭維之處不止於此，就連他論及「凡人」一詞時也是一樣的叫人可笑。唐文標說：「可是，張愛玲眼中的『凡人』是什麼人？若要這些凡人代表這個時代的總量，那麼，每一個凡人應是有他的普遍性，最像一個普通平凡的中國人。」筆者以為，唐文標的語義太模糊太曖昧了，什麼是「凡人」的「普遍性」呢？怎樣「才最像一個普通平凡的中國人」呢？筆者認為唐文標根本就不懂小說的原理和功能，也不懂內在的人性是什麼，凡人果真是表象看上去的平凡凡麼？唐文標的理論也未免太膚淺了，須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他們每人的生活或者相同，心態的變化却絕對不會一樣。不錯，凡人有他愛恨喜怒哀樂的普遍性，然而每個凡人遇到事件的處理，在感情的表達上並非共相，有的憤怒有的忍耐，各自不同，如張愛玲小說底下的每個人物然，豈是唐文標一句話「畸形」所能「一網打盡」得了的。總

之，唐文標對「凡人」膚淺的解釋，恰好讓我們看出其看法的平凡與庸俗來。

唐文標又說：

我不知道在園城下上海孤島人的心理狀態，也許張愛玲所見所聞就是那樣，她的天地走不出一個租界老巷內的古舊而沒落的家庭，她的人物就是這種家庭中更要墮落更能自暴自棄的份子，「連環套」中要說一個「姘居」女人的故事，從「姘居」的觀點出發，這些人不只「平凡」，而且逐「情慾」為活，怎可以代表「時代的總量」呢？難道她的時代就是「姘居」的時代嗎？唉。

筆者不得不說唐文標這種批評是相當危險而且大膽；第一，唐文標評的是「連環套」，其背景當在香港，而他却老提到「園城下上海孤島的人的心理狀態」，不管他知不知道，唐文標的批評意識給人很混亂的感覺；第二，唐文標認為張愛玲的人物「就是這種家庭中更要墮落更能自暴自棄的份子」更是不確，以「連環套」而言，寬喜不只一次想力爭上游想從良，却總因外來的某種力量而失敗，寬喜的悲劇是這個社會的悲劇，怎能說其「墮落」「自暴自棄」呢？第三

，唐文標認為「連環套」是從「姘居」的觀點出發，這真是很可笑的誤解，唐文標不曉得從人性上去探討「連環套」裏人與人的關係，怪不得看不出張愛玲賦予這個長篇多大的同情心，而只一味在「時代的總量」上大做文章，這是捨本逐末的批評手法，當然與張愛玲的本意大相逕庭了。

在第三節「『連環套』裏的張愛玲」，唐文標批評了張愛玲在「連環套」時期的語言，的確「有時候也會草率地借用舊時文學，老套成語，甚至濫調成詞也過場的」，如「啣恨在心，不在話下。」「這一日，也是合該有事。」等等。但要硬派「連環套」的整篇文字是一種失敗，筆者則要舉雙手反對，奇怪，唐文標老喜歡玩這種以偏概全的手段，不肯正面去看張愛玲在語言上的成就，我以為這對小說家對讀者都是不公平的。事實上，「連環套」裏有許多段的文字仍然非常出色，並不如唐文標所說的「失敗」，筆者信手拈來三段，以資證明證明吧：

一衆尼僧都是黑衣黑裙，頭戴白翅飛簷帽，在黃昏中像一朵巨大的白蝴蝶，花心露出一點臉來。

寬喜就着洋台上的陰溝，彎腰為孩子把尿，一抬頭看見欄杆上也擱着兩盆枯了的小紅花，花背後襯着遼闊的海，正午的陽光曬著，海的顏色是混沈的鴨蛋青。一樣的一個海，從米耳先生家望出去，就大大的不同。樓下的鑼鼓「親狂親狂」敲個不了，把街上的人聲都壓下去了。

寬喜知道她是老了。她扶着沙發站起身來，僵硬的膝蓋骨一辣一辣，她裏面彷彿有點什麼東西，就這樣破碎了。

筆者倒要請教請教唐先生，這樣漂亮的語言也算「失敗」嗎？

在第四節「關於批評『連環套』」中，唐文標引用了迅雨的批評，並將其和張愛玲「自己的文章」作了對照，實際上唐文標是附和迅雨關於「連環套」的批評。然而唐文標只要一離開迅雨就走入錯誤的地步，比如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裏面說：

營娼居生活的男人的社會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儉儉在過日子的。他們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麼拘謹得無聊。他們需要活潑的，著實的男女關係，這正是和他們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潑而著實相適應的。他們需要女人替他們照顧家庭，所以他們對於女人倒也沒有那麼病態。

這段話的意思，張愛玲在指明娼居生活的產生，乃是由於男人的需要，是一種需求關係，張愛玲帶着同情的觀點來表達這種現象，而唐文標却誤解張愛玲贊成「娼居」生活，認為「娼居的男女，關係都是最正常的了。」，甚且一口派定這是「大都市，繁榮的工業社會的城市內的哲學。」，從而擔憂起唐文標本身所謂的社會利益、社會道德，誤解至此，簡直叫人搖頭不迭了。

（未完待續）